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  
第九卷 竭心力臣忠感鬼神 焚契券友義動官長

詩曰： 一生一死識交情，友義臣忠真弟兄。  
貫日忠魂天意格，干霄意氣眾心傾。

話說丁推官把官印交與新官，正欲回署，卻又有一件公事輪到他身上來。你道何事？原來儀封縣界中河道淤塞已久，及當流濬。巡撫馮景，與按院卞正酌定開河事宜，合流上聞，一向候部議定奪，今該部復准，著該府按支庫銀若干兩，連選才幹屬員，專督開河，克期完工。馮、卞二公奉了聖旨，特委丁推官星夜親臨儀封縣，監督河務，不得遲誤。丁推官見是緊急公事，既奉憲委，不敢延遲，也不及回署，即從鄭州起馬，馳赴儀封縣，擇近河公館住下。發現銀僱募民夫，剋日同工。此時正值七月中旬，天氣尚炎熱。丁推官不辭勞苦，每日到河邊監督，並踏勘舊河故道。或遇泥沙堆積之處，驕馬難行，即徒步往來，那些民夫因上官如此勤勞，無不努力向前。丁推官見民夫中有老弱的，勉強挑泥掘土，甚是憔悴，心生憐憫，設起一法來。每十個精壯民夫，撥兩個老弱的炊茶煮飯，擔送供給，免其做工。自此，老弱的既不苦役，精壯的又省了炊煮工夫，得以並力工作，眾甚便之。正是：

饑者得食勞者息，老弱不做溝中瘠。  
丁公善把人丁用，于民全賴君子力。

丁推官設法既妙，一日便有兩日工程，不半月間，開過多少河道。凡遇河道上或有房屋，或有墳墓相礙的，丁推官相度地勢，苟可通融，便行回過去，更不拆屋攘墳，正不知保全了多少。眾人無不稱功頌德。忽一日，開到一個去處，見一所墳塋，正與河道相近。丁推官喚土人問道：“這是誰家的塚墓？將來河道通了，這塚墓便沿著河岸，難免河流衝激。可叫他家移進幾步改葬方好。”土人稟道：“這是絕嗣的塚墓，沒有後人的，只索由它罷。”話猶未了，只見民夫中走出一人，跪下稟道：“小人就是看守這墳的墳丁。塚中之人，姓董名濟。他雖沒後嗣，卻是本府鄉紳董博士老爺的同宗兄弟。董爺當初曾問本縣請給告示，張掛墳門，禁約閑人騷擾。又著小人與他看管這塚墓的。”丁推官聽罷，想道：“我常聽得董年兄稱感他亡故宗兄董濟的恩德。今看董年兄面上，何忍坐視？”便分付眾民夫一齊動手，將塚墓發開，把董濟靈柩移進數丈地面，另擇高原安葬，依舊堆高了塚土，立石表記，給告示禁護。過了一日，又開到一處，泥土甚鬆，椿木都立不住。丁推官看了，道：“將來河流衝突，渠堤須要極堅，還愁木椿不能支撐。況連木椿也立不住。如何是好？”沉吟無計，看看天色已暮，只是歇了工作，且待明日再作計議。

當夜，丁推官睡在公館中，心懷憂慮，輾轉不寐。至二更時分，只聽得牀前腳步響。丁推官爬起身來，揭帳看時，見一個人峨冠博帶立在牀前，說道：“上帝憐我生前好義，封為此間土神，前日多蒙遷葬骸骨，無以為報，明日當助一臂之力，以酬明德。”丁推官正要問其姓名，那人轉身便走。卻見他背後跟著一個青衣童子，手中提一盞紗燈，那紗燈上大書一個“董”字。丁推官待欲送他，猛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，心中甚是驚異。至次早，再往昨日鬆泥的所在去看，只見眾民夫紛紛攘攘的來告道：“昨日立椿之處，沿岸一帶鬆泥，約計有四十餘丈，椿都立不牢。今早鬆泥突然都變實了，所立椿木，俱堅固牢硬，搖捍不動，好生奇怪。”丁推官聽說，又驚又喜，即親往踏勘。果見泥土忽變，如有神助。因想起昨夜之夢，知是董濟陰靈助我，便令衙役速備香椿祭禮，親至董濟塚前禱謝，許于河工畢後，立廟祭祀。一面便把遷葬董濟與顯靈助工之事寫書報與董聞知道。又過了幾日，丁推官正催讓民夫上工，忽有衙役來稟道：“兩日百姓應募者多，民夫日增，需用鍋、鑊、碗、碟等物，一時支應不來，乞發官票，向附近民家借用。”丁推官道：“使不得。若如此，是騷擾民間了。”衙役道：“這日用所需之物，遲不得一日兩日的。若非借用，恐一時備辦不及。”丁推官正在躊躇，卻聽得前面眾民夫齊聲發喊，都道：“奇怪！”丁推官問：“有何怪事？”眾人稟道：“河底下掘出一隻大船來。”丁推官道：“此必是當初覆沒的，其中若有死人骸骨，可取來埋葬好了。”眾人道：“船中並沒什骸骨，卻有無數瓷瓦碗碟，並許多鐵鍋、鐵鑊在內。”丁推官大喜，以手加額道：“此天助我成功也！”便令眾民夫快將船中所有碗、碟、鍋、鑊盡數都搬上岸來，分給充用。枯船木料，又可當柴薪。真個天賜其便。有詩為證：

前代開河多役民，今日開河也役民。  
前代役民民苦役，今日役民也便民。  
昔日開河曾遇鬼，今人開河亦遇鬼。  
昔日遇鬼鬼降災，今人遇鬼鬼作美。  
金刀昔贈麻叔謀，丁公卻得大木舟。  
一凶一吉相懸絕，小人獲咎君子吉。

丁推官得鬼神之助，河工漸次告成。誰想河工便垂成了，他身子卻中了暑氣，又受了些勞苦，不覺大病起來。弄得形容枯槁，面目黧黑，睡倒在公館中，起身不得。正是：

青天化作玄天，白丁變作黑子。  
壬水生而既旺，丁火衰而欲死。

丁推官身雖臥病，心中卻記掛著公務，巴不得起來監督河工，怎奈頭暈眼昏，那裡爬得起？只得一面申文上台，乞另委別官，督完河務；一面差人回署，報予公子知道，速請醫生前來看脈。上台看了申文，准令丁推官回署調理，另委本府同知虞龍池代管河工。那虞龍池星夜來到儀封縣交付，這邊丁推官的公子丁嗣考也同著兩個醫生一齊都到。那兩個醫生一個姓秦，一個姓華，是開封府裡有名的官醫。果然深通醫理，看了脈，都道是積勞中暑所致，宜用清涼和解之劑。兩人正商量用藥，忽又本縣知縣荐一個醫生到來。此人複姓聞人，單名一個虛字，也是本縣的名醫。他道丁推官在這裡患病，如何捨近求遠，要到府城裡去延醫？為此特地托人轉求知縣前來的。這聞人虛來看病之時，恰聞虞同知來問病，正在榻前坐地。只因聽了虞同知一句戲言，便誤了丁推官的性命。原來丁推官前日在府城起馬往鄭州署印的時節，虞同知治酒錢行。丁推官見他身邊有個門子，名叫糜桃，甚是小心乖覺，因說道：“小弟門中幾個門子都不中用，不如老寅翁這門子甚好。”虞同知聽說，便把糜桃送與丁推官伏侍。今日到公館來問病，卻見糜桃站在牀邊，因指著他對丁推官道：“老寅翁積勞之後，須要保養。今番貴恙，多應受了此人的累了。”聞人虛聽了這句言語，認定是陰虛症候。豈知丁推官一心經營公事，那有閒情與門子玩耍？虞同知因自己是好龍陽的，故偶以此言相戲。聞人虛不知就裡，信以為實，認做陰虛，要用起人參來。秦、華二醫爭他不過，也是丁推官命數該盡，不合服了聞人虛的補藥，心頭髮脹，幾度昏迷。再教秦、華二人看時，已沒救了。從來巫與醫雖是一樣念頭，然巫利人生，未嘗害人之生；醫利人生，每至害人之生。賣棺木的匠人，與賣藥的醫生，雖是兩般肚腸。然匠利人死，不能致人之死；醫救人死，每反致人之死。不但庸醫為然，名醫尤甚，有兩曲《黃鶯兒》為證：

堪恨有名醫，到人家，抵暮時。誇言日裡匆忙處，某家候予，某家款予，一頭診脈和人語。只須與，略將三指，一點便升輿。

無法治醫師，恃虛名，藥妄施。將人性命為兒戲，當官訟之，官還宥之，道是心中割腹難加罪。病來時，切須記取，不藥是中醫。

自古道：‘藥醫不死病。’若病犯實了，雖盧扁亦無救，也莫只歸咎醫生。然醫生切脈、用藥，人命所關，最宜詳慎。怎奈那些名醫，當未出名之時，還皆仔細切脈，小心用藥者；到得名一出了，便裝腔作勢，要學那成都市上嚴三點的模樣，更不把脈理細察。又看得自己的藥，好象呂洞賓的仙丹，隨手撮去，不別致詳，往往把人性命來誤了。所以古人說得好，道是：不服藥為中醫。人不幸有疾，只須自己于飲食起居謹慎調攝，或者倒漸漸痊可；縱有三長兩短，卻倒也死而無悔。若依了世俗所云：‘寧可含藥而死，不可負藥而亡。’這兩句話，常要把殘生冤屈斷送。然雖如此，古人不為良宰相，則願為良醫，以其能救濟人也。世間也有一些不勤救濟的人，或諱疾忌醫，或信巫不信醫，雖遇良醫，不肯吃他的藥，以致病死，此真可憐不足惜。又有一些人，自己平日稍知藥性，到有病時，輒便妄參己見，增減良醫的妙方，以致用差了一味兩味藥，送了性命。這卻是自作之孽，與醫生無干了。閑話少說。且說丁推官病勢沉重，公子著了急，連夜扶他下船。急急回到衙署中。那時已黃昏時候，丁推官才回到衙署，便昏暈了過去。家眷圍聚看視，都歸咎醫生用藥之誤。丁推官昏暈了半晌，醒將轉來，說道：‘不干醫生事。我適間得一夢，與數年前之夢相合，多應不久于人世了。’公子問是何夢，丁推官道：‘我向年在京中時曾夢至一處，宮殿巍峨，有青衣童子引我入內。聖見殿中坐著一個人，有如王者，左右侍衛無數。我伏地再拜，殿上傳宣，將授我爵位。只見旁邊走出一個白鬚道士，把我扶起，說道：‘且放他回陽世去，幹了一件功德，然後卻來受職。’我此夢藏之于心久矣。適間昏昏睡去，忽又夢見前番那道士來對我說：‘你今功德已完，可隨我去了。’我自想無甚功德于人，或者開河濟民也算一件功德。據此夢，我必將與陽世相別矣。’公子聽罷，含淚答道：‘夢寐之事，不必准信，大人且寬心。若秦、華二醫不肯用藥，明日再別請醫生來看。’丁推官搖頭不應。三更以後，病勢愈重，問他後事，都不回答。挨到五更時分，討冷水來飲了一杯，口中連呼‘開河’數聲而死。正是：

古人兵事未了，連呼過河者三。  
今與古人無異，治兵治水一般。

丁推官既死，公子與家眷等一齊號哭。天才黎明，董聞早到。原來董聞打聽得丁推官昨夜扶病回署，因此特來問病，不想丁推官已氣絕了。董聞來到私衙，撫屍大哭了一場，因對公子道：‘不佞與尊大人相別半載，時切懷想。前接他的手札，備言遷葬亡兄董遐施，又道開河多得鬼神相助。不佞屢欲趨候，並申謝私，只想公務倥傯，不敢去煩瀆他。後聞他有病，還道是微恙，回署調理，自然痊可。誰知忽有此慘變。我想舊冬在內父處與尊大人一會之後，不意遂成永訣。如今地方上失了一位賢官，不特為一家哭，當為一郡哭。’公子道：‘今日多蒙老年伯來問病，誰知卻做了探喪。’說罷，以頭撞地，號慟不止。董聞正在那裡勸他，早有本府太守，與各廳同僚，及附郭的祥符縣之官，都來探視。太守一面具文申報撫、按去了。少頃，余總兵與衛守備也來投帖奉探。余總兵見董聞在那裡便面約道：‘少刻屈到故衙一會。’董聞應諾。余總兵去後，董聞對公子道：‘余總兵約我去會話，多應為索債了。’公子噙著淚道：‘先君是個清官，既無宦囊遺留，家中又素貧，近日止措得二百餘金寄來。如今做治喪扶柩之費，尚且不夠，那有銀子還他？如何是好？’董聞道：‘年丈不須憂慮。此事不佞當代為圖之，你日下且支持入殮之事。’說罷，作別而出，便往余總兵衙中。相見畢，董聞先說丁司李死得可傷。余總兵說起債負道：‘此債是內司相公放的，如今要取索本利。’董聞道：‘這宗債務，他自然設處奉還。但日下還求格後。’余總兵道：‘總仗先生始終其事。’董聞應承而別。回到家中，正替他籌劃算計，忽然接得京中書信一封，卻是翰林莊文靖寄來的手札。拆開看時，書中備道契闊，末復云：‘我即日奉使南行，便道當圖良晤。’又別外有書啟二封，要致馮撫院與卞按院的。書中專寫董博士與丁推官兩個門生，要求撫、按青目，即托董聞轉致。董聞看了。大喜道：‘丁年兄雖死，今有此書，他所遺的債負，須要借此機會設法清還了。’便將一書付與撫、按門上值日的員役，投遞進去。次日，撫、按二公都發帖來請董聞去相見。董聞先往見馮撫院。講禮寒溫罷，撫院道：‘學生久仰盛名。昨接貴師台莊太史手書，極稱大才。將來學生正要請教。只可惜貴同門丁司李，已先物故，使學生無可用情，有負莊老先生所托。’董聞道：‘始晚生與丁推官向在併懔之下，食德已多。今承座師謬寫，更得仰盡休光，實為萬幸。所惜者丁推官死于公事，不及久沾憲祖台雨露耳。’撫院道：‘丁司李為開河公事盡瘁而死，真乃可傷。’董聞便乘機進言道：‘開河一事，雖有丁推官鞠躬盡瘁，捐軀赴功，然建議畫策，出自上台。比如唐朝平淮之助，效勞者李愬，而功必歸于裴晉公。自今河道得通，民受大利。上台可謂功不在禹下矣。但治水固以夫禹為主，尤賴伯益為之替襄。若下司不能仰體上台美意，奉行倘或不勤，其事終難就緒。’因把丁推官冒暑監督，曉夜不息，以致得病身故，細述了一遍。又說道：‘丁推官死于公事，一身固已不惜。但他生前既極清苦，死後又甚蕭條，孑孑孤子，貧窘異常。餬口之需尚難，扶柩之資何措？父為他鄉之鬼，子為無告之民。見者傷心，言之可涕。’馮撫院始初聽得董聞歸功上台，已是十分喜悅。及聽到丁推官奉行有功，便著實首肯。後聞說丁公子窘苦之況，不覺惻然動容，又想著莊翰林寫書份上，亦如前言宛轉細談。按院亦大喜，也自捐銀助喪。恰好虞同知申文到來，報稱河工已完，撫、按會同親往踏勘。果見向來淤塞之處，俱已疏通。及細察所開河道，丁推官工程，十居七八。止剩十之二三，卻是虞同知補完其事。又聽得民謠云：

河便開得好，二官那裡討？可惜一個丁青天，卻被開河開殺了。

撫、按二公聽了民謠，相與勸息。那些眾百姓又傳說丁推官顯靈之事。原來丁推官死後，忽一日天色抵暮，眾人都望見一簇儀仗沿河而來。前面兩道紗燈，幾把火炬，後面轎上坐著個官人，繞河邊巡行一番而去。眾人只道是虞同知出來看河。至次日問時，虞同知昨夜並未出來。眾人又疑是本縣知縣出來巡視，及問縣中人，都說昨夜縣公自在堂上理事，從未出城。眾人咄咄稱怪，惟有河公在心，故死後也在河邊顯聖。撫、按二公聞知這話，一發驚訝道：‘丁司李生為賢官，沒為神靈，固其宜矣。’於是回署之日，即各湊銀二百兩送與丁公子為贖儀。公子得了這宗銀，差人請董聞來，謝其吹噓之力，並商議還債。董聞道：‘兩上台所贈，共四百金，並家中寄來之物，為喪中使用。只將三百兩付我，待我替你別措二百兩，湊足本銀，把去還余總兵。其利銀競讓他相讓便了。’公子道：‘若得如此，最感固旋之德。只是要累及老年伯，使不肖于心何安？’董聞道：‘說那裡話，左右不佞也該助喪的。’公子道：‘高儀如老年伯，非世俗所有，豈可概望諸余總兵？他將本求利，怎肯相讓？’董聞道：‘這不妨。我自自有說話對付他。’當下別過丁公子，自去問親友處挪借銀兩。這些親友不比前番了，見他今日已得小小富貴，便不敢不借與他，又料他不久的，不妨借與。因此二百兩銀子，不勾幾日，都借到手。董聞湊足了五百之數，即往見余總兵，且不把銀子拿出，先說丁推官死後，他公子貧苦異常，幾不能自存。余總兵道：‘丁司李雖然做了清官，他公郎何足一寒至此？’董聞道：‘自古道：廉吏可為而不可為。昔日孫叔敖做了楚相，身死之後，其子猶然負薪而食，何況丁司李乎？’余總兵道：‘若果如此，所欠債銀，將若之何？’董聞道：‘近蒙撫、按兩台，念其貧苦，發助喪銀共四百兩。公子用去百金，只剩得三百兩。學生不合當初多了口，今只得替他賠補二百兩，湊足本銀奉還。所有利銀若干，沒奈何，要仰求老總台相讓了。’余總兵道：‘這宗銀子若是小弟的，不妨相讓。今其實是內司相公的。他有本必須有利。若論三分起息，十個月便該一百五十兩。今過二年有餘，幾過二百金之數了。只怕讓不得這許多。’董聞道：‘有本自

有利，原不當冒昧求讓。無奈丁公子正在寤中，連本銀也不足數，還要學生代賠，那利銀決然措處不出。我想老總台是極高儀的，那內司相公必然也是高儀的，自能敬恤廉吏，決不做世俗瑣屑態。所以學生適間來時，已在丁年兄靈前告過了。我告他說：‘你生前為官，一清如水，今又死于公事。余總台與內司相公都是高明人，定然見諒。所欠之債，本銀我已代為補之。其餘銀兩，總台與內司相公在你面上，必肯兩讓。你可于冥冥中保他年壽延長，子孫昌盛。我聞你在河邊顯靈，已得為神，料必靈通有感，須聽吾言。’學生如此告過，方敢來相懇。”余總兵聽罷，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先生怎便先許了他？從來人可欺，鬼神不可欺。如今沒奈何，待我去勸內司相公，要他勉強相讓罷。”董聞大喜，即將本銀五百兩交還。余總兵收銀入內。少頃，拿著原借契出來，說道：“內司相公說：‘董爺既不合先許了他，我這裡不冒與鬼神計較。所有利銀只得都讓了！原契奉還。’”董聞再三稱謝。余總兵道：“這借契，先生可收好。先生既待賠二百金，翌日待丁公子還了先生這宗銀子，方還他此契便了。”董聞答道：“學生為義氣上，故代他賠補，已不要他還的了。若要他還，便不是代賠之意。今學生即將此契去交還丁公子，乞老總台差一個貴役前去看看。”余總兵道：“先生恁般仗義，真是可敬。但還契，先生自還變了，何必要小弟差人隨去？”董聞道：“借得明白，還得明白，必要貴役同去的。”余總兵依言，即差家丁二人，隨著董聞，一齊到丁公子衙中。董聞命于丁推官靈座前焚起一炷香來，明晃晃點上兩隻蠟燭，躬身下拜，祝告道：“治年弟與年公祖父交情不薄。舊年所欠余總台之銀，念令公郎還不起，治年弟已代賠二百金，湊足本銀還訖。其利銀若干，蒙總台與內司相公慨然相讓，可稱高儀。年公祖須保他長命富貴。至於借契一紙，總台交付治年弟。今治年弟得此契焚化靈前，以慰年公之意。治年弟所賠銀兩，只算助喪之敬，決不忍向令公郎取索。年公祖陰靈不遠，乞鑒微忱。”祝罷，把原契焚于爐中。丁公子哭拜于地道：“難得老年伯如此仗義，真是今之古人。此恩何以為報？”旁邊看的家人，並余家的家丁見了，無不感而下淚。有詩為證：

矯俗猶存耐久朋，交情誓死不殊生。  
已憐亡友寒如水，更念孤兒冰似清。  
巧托鬼神非弄舌，公焚契券豈邀名！  
悠悠行路今皆是，如此高風莫與京。

余總兵聞說董聞如此高義，亦為感動，也差人送助銀三十兩。虞同知聞知此事，也送助喪銀一百兩。此真是一人為善，能感眾人。董聞與丁公子商議，教他擇日治喪開弔，或者府中士紳，再有助喪的，可湊作扶柩回鄉之用。那知丁推官平日執法不阿，在士紳面上不肯徇情，所以今日來弔的，不過香帛表意，要他們捐資助喪，都不能夠。至若那些感恩念德的窮百姓，卻又力不從心，只辦得一副眼淚相送。公子開弔數日，所受賻儀絕少。正是：

早上不做官，晚上不作揖。  
生前尚如此，何況死之日！

董聞見人情如此，不勝嗟歎。那府、廳、州、縣各官，都只隨例少盡弔奠之禮。惟有虞同知于未治喪之前，先送過助喪百金，到得治喪之日，又送奠金十二兩，親來拜祭。丁公子十分感激。董聞道：“也難得這虞二府好情。他與令先尊平日性格不同。令先尊性好清素，他性好豪華，各自一樣。不想他今日在令先尊面上如此用情。待不佞明日見他，著實標頌他一番。”只因董聞這一句話，有分教：良朋伏羲，更表孝子至情；豪客忽逢，益見智人權變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